

經30  
8655

903  
314



皇清經解卷四十下

其地又東北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

著

附論歷代徙流

禹醜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為大河一東流為漯川

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右逕滑臺城

故鄭廩延邑下

有延津今謂之延壽津按滑臺城在今滑縣西南即唐滑州治也北直黎陽相距三十里

又東北逕黎陽

縣南

黎山東北即黎陽故城東岸有鹿鳴津亦曰白馬齊按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漢溝洫志曹謙奏言河從河

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自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

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汎濫葦月自定

又東北逕涼城縣

在滑縣東

北劉宋置北齊併入白馬

又東北為長壽津河至此與漯別行而東北入

海水經謂之大河故瀆

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一日北瀆王莽時空故

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按水經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者皆時已無水戚城以下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云王莽時遂空者唯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宿胥口為東漢見行之河則敘入河水東光以北至章武時為清河漳水之所行則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敘入清河漳水並不刻大河故瀆

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聩于戚宵迷陽之河上邑按杜預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又逕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今開州西北有戚城又逕繫陽故城東城在今內黃縣東南繁水之陽繁水即春秋又

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城在今清豐縣北通典頓丘縣北有陰安城寰宇記云王莽河在頓丘縣北十

里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城在今南樂縣西北元和志又

東北逕平邑郭西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是也按今南樂縣北有平邑故城又東北

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堰南分屯氏河出焉大河故瀆

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為屯氏河其故瀆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

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地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成縣者也張甲故瀆北絕清河於廣

宗縣又東北至脩縣會清河屯氏別河自信成城南東北至繹幕縣南分為二瀆其北瀆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北而東注

于海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謂之篤馬河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東逕靈縣北

又東北逕鄆縣與鳴犢河故瀆合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為鳴犢河者也按屯氏河自館陶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

四行于五里屯音豚通典魏州治貴鄉元城二縣貴鄉有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元和志王莽河西去貴鄉縣三里古堰

今名恆山在縣西九里成帝時河決王延世募人益運土塞河之處以其恆當人情故謂之恆山今在大名府北蓋即沙

丘堰也館陶故城在今館陶縣西元和志王莽河在縣東四里隋析館陶地置冠氏縣其故城在今冠縣北元和志王莽

河北去縣大河故瀆又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十八里

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有發干故城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寰宇記王莽河在堂邑縣北十里

城在今清平縣西南溝洫志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

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

甚壽經召卷四十一胡明經禹貢錐指二庚申補刊

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那直貝丘百  
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寰宇記王莽河在清平縣南十八里  
蓋卽孟康所謂出貝丘西南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城在今  
二折者也二折疑當作三折風俗記曰甘陵故城直東二十又東逕  
南又東逕艾亭城南里有艾亭城蓋近今博平縣界又東逕

平晉城南未詳疑當在博平縣北寰宇記又東北逕靈縣故  
城南別出爲鳴犢河城在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高唐州西南  
河二十里漢志鳴犢河東北至蓀入屯氏

大河故瀆又東逕郟縣故城南城在今平原縣又東逕平  
原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括地志平原故城在平原縣東  
南五里蓋本在其北縣徙而北故水出其南屯氏三瀆謂屯氏河及屯氏別河之南北二瀆也

北逕繆縣北逕繆縣故城東北寰宇記繆縣故城在平原縣西北二十里西流逕鬲縣故城西地理志  
也按鬲縣故城在今陵縣北左傳靡奔有鬲氏卽其國也陵  
縣本安德唐德州治州西五十里有長河故城州北五十里  
有將陵故城元和志王莽枯河在長河縣東五里又在將陵  
縣西十里長河卽今德州治將陵在州之東北州志云古黃

河在州東南二十餘里今謂之黃河崖又北逕脩縣故城東城在今景州南脩  
志云俗名南條城在又北逕安陵縣西地理風俗記曰脩縣  
今菑縣南十二里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

故城在今東光縣東淇水篇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南又東北  
右會大河故瀆濁漳篇云漳水自阜城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成平縣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清河故大河也按魏大  
收志合口在浮陽縣西浮陽今滄州漳清合流當在州界大

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又東北脉  
浮陽參戶平舒至章武入海也詳見播爲九河下以今輿地

言之濬縣滑縣開州內黃清豐南樂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冠

縣館陶堂邑清平並屬山東清河屬直隸博平高唐並屬東

平原德州並屬山東濟南府景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

津並屬直隸河間府北接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

漢末大河之所行也定王五年歲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

蔡傳曰周定王五年河徙碯磧碯磧不知在何處按溝洫

志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碯谿口是也師古

曰碯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沛水東過碯谿者阿誰讀誤本

漢書以今爲令又加石作碯廣韻碯石碯郎丁切殊足使人噴飯即

以碯谿言之水經濟水東至北碯谿南東出過滎陽縣北

又東句南碯谿水注之酈元云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

中有水即古馮池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

北流歷敖山南逕虢亭北又東北過滎陽縣北斷山東北

注于濟世謂之碯石澗即經所謂碯谿矣碯谿口即南碯

谿水入濟處也古之決口皆在大伾之東金元時所決漸

西至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獲嘉之流遂絕變

斯極矣滎陽今爲滎澤縣與獲嘉相對周時河徙寧遠在

此邪唯漢平帝之世河侵汴濟謂徙從碯谿口則可然亦

無碯磧之名也此說當必有所本頃聞王伯厚河渠考引

程氏曰周時河徙碯磧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程氏疑

即大昌及檢禹貢論其第十一篇有云周定王五年河徙

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却無碯

磧字又圖說葭蕩渠口辨引如淳注亦作今碯谿口不作

碯磧則二字明係杜撰絕無根據誕妄乖謬莫甚於此而

學者宗之以王伯厚之淹博亦不能正其失而且累及於

程氏地理之學談何容易

水經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而至沙丘堰其下文曰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酈注云郭東有五鹿墟故沙鹿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是也縣北有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堰障水也播為九河自此始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貝丘鬲般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今按水經以王莽河為禹河故以沙丘堰為禹迹推其意似謂古河本東行禹作此堰以障之使北而九河自此播焉不遵其道是為降水唐人云河自貴鄉縣界分為九道宗此說也然禹河不經元城此堰必非禹所作黃文叔今澶州臨河有鯀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厯

亭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隄竭之水是也蓋以

堰為鯀所作或曰元城為戰國魏地北與趙接壤賈讓云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

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遏水使西泛趙魏趙魏亦

為隄以防之沙丘堰者疑趙所作以障水使不得北而注

于齊魏所謂以鄰國為壑者也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

惠文王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以趙地高而齊魏卑也水經清水注引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東陽春秋晉地戰國屬衛後屬趙

史記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灌灌大梁大梁城

壞其王請降河溝者鴻溝也創漢志所謂狼湯渠據水經注陰溝本

蕩蕩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

梁謂之梁溝於是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遂目梁溝為瀆  
蕩渠亦曰鴻溝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梁城魏  
所都也自智伯引汾水以灌晉陽世皆知水之可以亡人  
國蘇代云秦正告魏曰決滎口魏無大梁其後王賁竟用  
之以滅魏按滎口水即職方之滎川後世亦謂之濟水水  
經注濟水自陽武縣故城南又南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  
梁城北故亦可決之以灌也賁所引是瀆蕩渠非滎瀆然  
水不同而其地則總在大梁之北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  
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  
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則似謂賁所引者大  
河之經流蓋蘇代述秦告魏又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

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上二口一在白馬一在黎陽橫

以是謂賁所引者在此間決處即白馬口西山足即宿胥

口也然史記明言引河溝則非大河之經流亦審矣水經注云

河水舊於白馬縣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按黃即外黃外黃城在今杞縣東北六十里濟陽城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去魏都尚遠且蘇代所稱皆秦恐喝之辭未嘗實見諸行事白馬之口楚決非秦決也漢書敘傳曰秦決南涯如淳注云秦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溝入淮泗皆承橫之誤近世河徙經開封城北宋端平元年

蒙古決寸金淀灌趙葵軍淀在城北二十餘里明崇禎十五年賊決

朱家寨隄以灌城寨在城西北十七里即古大梁城之北其所引者皆大河

之經流也與王賁地同而水異嗚呼不仁者之作俑禍及

萬世而未有艾痛哉

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

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曰武紀云東南流入渤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北恐誤因刪去

入勃海三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都十六發卒

十萬救決河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

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歌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

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

徒塞止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

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

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

然是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梁楚之地尤

甚迺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

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時東郡燒草以故

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按樹之水稍弱

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楗音其偃反瓠子歌隄林竹兮楗石菑師古曰謂甬石立

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之也菑亦甬耳音側其反義與甬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

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成帝紀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王尊傳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

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祀水溝洫志河隄使者王

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

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元和志捷尾堰在彭州導江縣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決

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按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瓠子溝  
泃志言之甚詳而頓丘之決口及入海處與中間經過之  
地皆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丘縣西北  
至是改流蓋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  
東武陽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  
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  
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  
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爲漯川頓丘  
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略之程大昌以爲元光已後河竟  
行頓丘東南非也漢世河兩決瓠子一塞於武帝再塞於  
王延世河自是不復決而南輒泛濫入平原濟南千乘駸  
駸乎有向東之勢矣

溝泃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  
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  
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  
河絕成帝初靈鳴犢口又不利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  
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屯氏河絕未久宜復浚以助大河  
泄暴下此思患豫防之道也而博士許商行視以爲方用  
度不足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  
三十二縣遣王延世塞之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  
千乘又遣延世塞之費更不訾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  
溢溢灌縣邑三十一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其行視圖方略

禁以為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  
五百餘里水道浚利此因利乘便之術也而商以為禁所  
欲開者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又以  
谷永李尋解光等奏竟止不塞遺患八十餘年至永平十  
三年而後已嗟乎商以治尚書善為算稱故丞相御史白  
遣行視而其方略乃如此欲省費而費益多欲循九河之  
迹而九河不可復經術竟何為哉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  
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  
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

塞元和志王翁孺墓在元城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

修汴渠夏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  
千乘海口千餘里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  
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渭按司馬彪不志河渠東漢以後無  
可考據賴有水經注存其所敘當時見行之河自涼城縣長

壽津東逕鐵丘南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登鐵望見鄭師京

鐵丘在衛南縣東南本漢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元和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故

濮陽縣地今在開州西南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宣房堰按濮陽故城在今開州西南二十里瓠子水注云王景治渠築隄

防遏衝要瓠子之水絕而不通唯溝瀆存焉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漢東郡有畔觀

國觀城縣地及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是又東逕郵城縣北故城在河南十

東二十里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又東北逕委粟

津河北即東左合浮水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

縣東 又有漯水出焉 上承河水於武陽 又東北逕東阿縣北

入河 縣東南詳見兗州 又東北逕東阿縣北

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 又東

按漢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倉亭津在縣西北 又東

北逕荏平縣西 河東北逕碭城西北述征記曰碭津名也

魏立濟州治此即故荏平縣按今荏平縣南

有濟州故城即古碭城也 又東北逕四瀆津 河水東分濟

縣西二十里有漢荏平故城 又東北逕四瀆津 亦曰濟水受

河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

名按通典盧縣東有漢臨邑故城盧縣今為長清縣四瀆津

當在縣界臨邑故城東北 又東北逕楊墟縣東南商河出焉 楊墟平原之隸

西南商河首受河亦漯水及澤水所潭也北逕平原縣東又

逕安德平昌般縣樂陵柵鄉故城南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

北而東北注于海元和志云漢鴻嘉四年河水泛溢河隄都

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商為名按商河行大河之南漯水

之河水又東逕高唐縣界漯水注之 上承於河亦謂之 又東

北逕高唐縣故城西 城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本齊高唐邑

使守高唐則趙人不 又北逕張公城 有津曰張公渡今在 又

敗漁於河即此河也 又北逕張公城 平原縣南六十里 又

北逕平原故城東 故城在今縣南 又左逕安德東而北為鹿角津 今

縣治即安德故城縣東南有故鹿 又東北逕般縣 故城在今

角關以津為名與臨邑縣接界 又東北逕般縣 德平縣東

北樂陵 故城在今 柵鄉 故城在今商 厭次縣南為厭次河 武

定州東有厭次故城本富平後漢改曰厭次永初二年劇賊

畢毫等寇平原厭次合劉雄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

津即此

地也 又逕陰縣故城北 此北漯陰縣也按漯水下注云

在今青城縣 又東北為漯沃津 在漯沃縣故城南地理風俗

界漯水之北 又東北為漯沃津 記曰干乘縣西北五十里有

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 又東逕干乘城北 伏琛所謂干

今蒲臺縣東有漯沃故城 又東逕干乘城北 乘北城也今

高苑縣北有干乘故 又東北逕利縣城北 本作黎城縣北今

城未知是北城否 又東北逕利縣城北 據濟水經文改正

彼注云地理志齊郡有利縣晏謨曰縣在 又東分為二水枝

齊城北五十里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

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 濟水注云濟水東北

槐縣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漯水注云漯水逕干乘縣二

城間又東北為馬常坑亂河枝流而入于海即此水也甲下

是青歷

卷四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蓋亦千乘縣地河水東北逕甲下邑北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入海處當在甲下邑

之東北馬常坑之北按元和志海在勃海縣東一百六十里今分屬利津縣即古千乘海口利津金析唐蒲臺勃海二縣

置本漢潔沃縣地蓋南與千乘縣共此海口也以今輿地言之滑縣開州並屬直隸大名府

觀城濮州范縣朝城並屬山東東昌府陽穀屬山東兗州府茌平屬東昌府禹城

平原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青城蒲臺並屬山東濟南府高苑博

興並屬山東青州府利津屬濟南府諸州縣界中皆東漢以後大河之所

行也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三年又

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兩經脩塞而水道猶存王莽時河

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即平原濟南千乘也蓋自元城

循此道東出館陶東武陽絕潔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潔

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也水經所敘長壽至委粟之道皆在

東郡界中殊不合常深以為疑今按永平十三年詔云自

汴渠決敗六十餘歲蓋河自平帝之世行汴渠東南入淮

亦行濟瀆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幾相類矣

歲月逾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迄於永平莽時館陶決口

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棄而不用河汴既分遂從潔川導

河至東武陽始合莽時故道此武陽之西所以異也然史

稱景鑿山開澗防遏衝要則其間多所變更即武陽以東

豈盡與莽時同哉東漢之河起自始建國三年亦言其大

略而已

王景脩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

者卽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脩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之後汴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泥上言河決積久侵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決敗矣水經河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蕩蕩渠下太子賢曰汴渠則河卽蕩蕩渠也水當從此決入然滎陽以下南岸山脈已盡地平土疏隨處可以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濟隧亦通河至于岑造入激隄而其流始絕莽時河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堤自滎陽至于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二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墳壤十五年景從駕東巡

至無鹽帝美其功拜河隄使者賜車馬縑錢陶丘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也二渠旣脩則東南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舻千里輓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陶丘水入河

武帝雄才大略足以有爲若移其征伐四夷神僊土木之費以復禹河故道當亦無難而竟不及此則以疎於討論執北瀆爲禹河故也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徙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阡危事不可爲矣永平土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堙滅而王景治河雖從事汴濟蓋當時所急在運道就

其利便者爲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山阜截溝澗防邊  
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百億計財力之充裕  
若是向使講求禹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  
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流之禍可以免矣惜乎  
其不覲泚也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武入  
海猶是徒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景遂  
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憾焉或曰景卽以復  
禹河爲難王莽河新絕未久豈不可復乎曰不可漳水之  
東王莽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河  
鳴犢河等瀆津渠交絡冰碎瓦裂若導河行此不久卽敗  
景商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固已籌之

熟矣

賈讓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曰大漢方制萬里  
豈與水爭咫尺之地蓋讓欲復禹河故道故曰遵古聖之  
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千載無患非謂在河之所向雖  
橫流失道亦棄地予之也李尋解光云因其自決可且勿  
塞以觀水勢關並云河決曹衛之域南北不過百八十里  
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則其言稍涉孟浪矣建武中  
張汜請修濟渠而樂俊沮之永平中議脩汴渠或以爲河  
流入汴幽冀蒙利故十三年詔述其言曰左隄疆則右隄  
傷左右皆疆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  
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此卽李尋解光關並之

說也宋神宗之所以語宰執者意亦如此愚謂斯言不善用之則爲害非細夫故道難復而新河所行頗得地宜兩崖完固勢不能遠汎濫如賈讓所云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任其所之可也若平地橫流則亟宜脩塞使歸故道苟任其所之則兗豫青徐數州之地皆爲縱橫糜爛之區矣所爭豈僅萬里中之咫尺而已哉至若田蚡利鄒邑之歲收勸武帝勿塞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未必非蚡教之言也谷永黨於王氏成帝時河決言修政以應之則災變自除安知不陰爲元城冢墓計乎此正臯隲謨所謂巧言令色孔壬盤庚所謂晞晞起信險膚背動以浮言者也投諸四裔殄滅之無遺育當施此輩矣

晉書亦不志河渠無可考據今按左傳僖四年管仲言齊之四履曰西至于河杜氏釋例云河自河東河內之南界以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所舉有之郡而無縣河道或小有變遷亦未可知要其大致則與東漢時同也正義曰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計桓公時齊之西境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此說良是蓋管仲誇實征之所至當極其遠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者卽王制所云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者也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賈讓曰齊與趙魏以河爲竟則定王五年所徙之河也桓公時

禹河向未改道杜以東漢之河當四履之河失之遠矣吳  
幼清云近世河與淮合為一瀆不考古者非惟不知禹河  
所在雖漢河故道漸莫能知已今以杜氏觀之自西晉之  
人已不知有漢河何待近世哉

隋志兼綜南北朝事而無河渠唐新舊二史亦不志河渠事  
多缺略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其自大伾以東  
河北衛魏澶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濮濟齊淄五州皆瀕河  
之郡也謹撫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各縣界之黃河略為銓次

以補史志之闕黃河自汲縣南胙城縣北東北逕靈昌縣北  
又東北逕白馬縣北其北岸則黎陽縣 靈昌東北至滑州七  
十里其廢址在今滑  
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靈昌縣北十里白馬滑州治元和志  
州城即古滑臺城河去外城二十步唐書五行志乾寧三年

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為二河夾城而東 又東逕  
為害滋甚黎陽西南至衛州一百二十里今為濬縣 又東逕  
頓丘縣南又東逕清豐縣南其南岸則濮陽縣 頓丘澶州治  
元和志黃河  
在縣南三十五里清豐東至澶州二十五里其故城在今縣  
西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濮陽東至濮州八十里元和  
志黃河北去 又東逕臨黃縣南其南岸則鄆城縣 臨黃西至  
澶州六十

七里其故城在今觀城縣東南元和志黃河南去縣三十里  
里郵城濮州治其故城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  
縣北二 又東北逕朝城縣東其東岸則范縣 朝城西北至魏  
州一百里其故  
城在今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東二十九里范縣 又東逕范  
西南至濮州四十里其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里

縣北其北岸則武水縣 武水東北至博州六十里其故城在  
今聊城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武水  
縣南二 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 陽穀東南至鄆  
州七十五里元

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五年濟州為河所陷沒以縣屬鄆州  
黃河在縣北十二里聊城博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四十  
三里按水經河水逕莊平縣西唐貞 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  
觀中省入聊城故不言在平非河故道也

逕長清縣北其北岸則平原縣安德縣平陰西南至鄆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本

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縣隸鄆州黃河北去縣十里長清東北至齊州八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貞觀十七年廢濟州

縣屬齊州黃河北去縣五十五里平原屬德州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安德德州治其故城在今陵縣界元和志黃

河南去縣又東逕臨邑縣北臨邑南至齊州六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七十里又東

逕臨濟縣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八十里今為濟陽縣地又東北

逕鄒平縣西北鄒平東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西北去縣八十里按唐鄒平故城在今齊東

縣界其北岸則滴河縣厭次縣滴河東北至棣州八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十八里滴音商

厭次棣州治其故城在今武定州東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

舊東北逕蒲臺縣南又東北入海蒲臺西北至棣州七十五里今為蒲臺利津三縣地

元和志黃河西南去縣七十三里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二里俗呼為關口淀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

相觸故各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逕勃海縣西

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于海勃海縣西至棣州七十里其故城在今濱

州東寰宇記云黃河在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無棣西北至滄州一百二十里其故城在今海豐縣

西接慶雲縣界寰宇記云黃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山而東入海蓋即景福之改流也馬谷小山在

海豐縣東南昭宗景福上距李吉甫撰志之年約六十餘歲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清豐觀

城聊城平原陵縣商河齊東武定蒲臺利津南接滑縣開州濮州范縣陽穀

在平平陰長清臨邑濟陽後徙諸州縣界中皆唐歷五代以

迄宋初黃河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干

乘入海後五十九歲為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

河功成于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橫隴之決又十四歲

為慶祿八年戊子復決於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

十七歲前北唐河之決書不可詳問專自景情以

是書經解 卷四十一 朔方道志 卷四十一 朔方道志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十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唐自長壽以來時有溢

決見之於史而無大變遷故不志河渠閘百詩云其說有

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

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

唐書所載者僅滑帥薛平蕭倣二事耳唐會要云元和八年

州帥薛平按故道出黎陽西南遣使請於魏帥田弘正共

發卒鑿古河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唐

書蕭倣傳倣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

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

渭按伊

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火德故然東漢亦火德而河患

絕少何也且禹功既壞河行未久輒復徙遠者數百年近

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

景之功不可誣也豈皆德運為之哉肅代以後強藩跋扈

並帝制自為次道云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也而愚更有

說焉河災羨溢首尾亘千里之外非一方可治當四分五

裂之際爾詐我虞唯魏滑同患故田弘正從薛平之請協

力共治否則動多掣肘縱有溢決亦遷城邑以避之而已

此河功所以罕紀也據史所書謂唐少河患亦未為篤論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歐陽脩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

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在今開尋復脩塞大中祥符四年遣

開減水河河決通利軍合御河壞州城田廬五年知滑州陳

堯佐築大隄壘埽以護州城復於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

是歲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大略欲自汲郡東推禹

故道挾御河出大伾上陽三山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

館陶東南北合赤河入海又欲自滑州而北以漸派為六渠導

入漳河滹沱易水以注于海議者以為不便天禧三年滑州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河溢城西北天臺山傍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樂又合清水古亦渠東入于海發丁夫九萬人治之四年河塞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與長吏計度垂請自上流灑為二渠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雕股之間復合於澶淵舊道則滑州不治自涸朝議慮其煩擾罷之是歲河復決於天臺山天聖五年始塞名曰天臺埽自是以後滑州之患大抵移於澶

又決州之商胡埽在開州東北三十里而橫隴斷流歐陽脩謂之橫隴

故道今濮州東河去州六十里自開州入按五代梁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

年命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宋橫隴決河蓋由此東注鄆州

治須昌縣今東平州西須昌故城是也東平州西范縣東河去州七十里西接

北又有游河金河歐陽脩所謂游金赤三河也三河俱上接

開州界今埋陽穀縣東南六十里東阿縣北縣志云黃河故

又東北經楊劉南又東北入長清縣界按銅城鎮在縣北少

西三十八里楊劉鎮在縣北有城舊臨河津皆有舊黃河即宋橫隴決河之所行

也自長清而下則與京東故道合矣時黃河在長清縣北五十五里至和二

年李仲昌議開六塔河引歸橫隴故道從之六塔地名今清豐縣西南三十

里六塔集是也宋時穿渠自今開州北十七里引商嘉祐元

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

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脩河官皆謫竄自是之後無復言橫

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

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賈昌朝欲塞商胡開橫隴回大

河於故道因遣使行度且詣銅城鎮及海口約其高下之勢

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不報已而河渠司李仲

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詔臣僚詳定脩又土

疏曰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

是別河不流已為濱德棣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何如此

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避高就下  
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初天禧中河出京東  
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  
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  
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  
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  
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  
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  
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  
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  
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  
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  
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  
散漫之虞已而中書奏開六塔修又請罷其役時宰相富弼  
尤連仲昌議疏奏亦不省仲昌垂之子也

後漢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一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水溢  
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一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  
出三千餘里蓋王景治河未久滎陽以東至千乘海口皆

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無可考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

有河災自長壽二年決棣州始開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

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

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此始

矣其後歲月逾甚而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隄置埽開減

水河而已殊不知河之淤澀常先下流下流既淤則上流

必決徒治澶滑無益也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海沙日進河

沙不出故太和二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

可知已景福二年河徙從勃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職是

故也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決於棣州

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丈餘徙州於陽信界中而澶滑之

間歲不得寧矣蓋自唐以來治河者皆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橫隴之決然河雖改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堙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訖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澶滑之患亦紓王景千年之舊迹至今存可也橫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亦無難而顧從事於六塔北流一閉當夕而敗李仲昌之罪所以不可道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爲患無涯此深得大禹治水之旨宋議河者尙有可採而水官皆不得其人舌敝耳聾不見成功有以也

河渠志曰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今按二股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決口廣二百尺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博德之境曰四界首河時以合永濟渠者爲北流故此有東流之目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決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商胡決河自魏至恩冀乾寧入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分爲二則上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

上四界首二股河圖古大河卽王莽河二股河出其東兩絕王莽河而東北入海蓋卽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近志馬頰河自清豐縣西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

元和志黃河在清豐縣南五十里馬頰河

首受河水蓋即於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與開州接界處也  
歐陽公曰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德棣之患是當時  
已有六塔河東北經濱州入海者六塔河即馬頰河之別名  
但李仲昌所開引商胡北流絕六塔河東南入橫隴故道而  
二股河則派於魏之第六埽東合馬頰河而東北至滄州入  
海此其所以異耳宋朝城縣城在今南樂縣東二十五里俗  
稱韓張堡東與  
今朝城縣接界 又北逕莘縣西又北逕堂邑縣西又東北逕

博平縣西北絕王莽河而北逕清平縣東又東北逕夏津縣

東南又東北逕高唐州西北 唐為高唐縣 又東北逕恩縣南 唐為歷亭

縣 又東北與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絕王莽河逕陵縣南 唐為安德

縣 元和志云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是也又東北合篤

馬河自平原流入縣界水經注曰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

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 漢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孫禁欲決金隄 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 城在今德平縣

令大河入篤馬河即此也 西南後魏去西字元和志平昌縣有馬頰河在縣南十里久

視二年開亦名新河蓋即安德縣南馬頰河東北合篤馬河

之道 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 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五

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 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北 城在今縣東寧

字記云馬頰河在樂陵縣東六十里從滴河縣北界來即古篤馬河也 金志樂陵縣有篤馬河按二水既合例得通稱故

篤馬亦名馬頰水出其東 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 城在今海豐縣

蓋縣自故城徙而西也 界北齊移治馬嶺 又東北入海 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志云有馬頰河自樂陵流入至城東南注鬲津河又云

長城嶺在縣南四十里勢如岡陵或謂禹所築九河隄也按此亦未是禹迹蓋宋時東流之所經築此以為隄耳海豐新

志云鉤盤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按此即古篤馬河亦名陷河齊乘日

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入海是也舊志云自樂陵至縣界有古黃河堤在縣西三里繞城北至東北七

里而止舊為大河所經蓋即宋東流由篤馬河入海處也陽信劉世偉因指其山 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東北

為禹貢之碣石大謬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海豐本無棣  
與樂陵俱屬滄州故韓贄云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  
也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  
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裁及六分而北  
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  
境三年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隄第四  
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  
百尺而新隄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橫決散漫常虞遏壅命范  
子淵於第四第五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年大  
決於澶州之曹村在今開州西南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  
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

五而濮濟鄆齊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元豐元年決口塞詔  
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澶州小吳埽大決河復注御河詔東  
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不  
決而紹聖初吳安持李偉卒行之然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  
被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  
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是後不復開二股矣

河渠志慶厯八年河決澶州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  
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今按永濟渠卽古之清河  
漢志之國水水經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頭遏其水爲白溝  
一名白渠隋煬帝導爲永濟渠一名御河今稱衛河者也先  
是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治黎陽合御河尋經塞治至是

河自州東北三十里商胡埽決而北逕清豐縣西縣在今大名府東南

九十里又北逕南樂縣西縣在今府東南四十里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

永濟渠元城縣志衛河在縣東北又東北逕冠氏縣西北今冠縣北有冠氏故城又

東北逕館陶縣西與平恩縣分水今丘縣西有平恩故城衛河在縣東南四十里又東北逕

臨清縣西元和志永濟渠在臨清縣城西門外又東北逕宗城縣東水經注白溝東北逕

廣宗縣東為清河其故城在今威縣界宋宗城又東北逕清

河縣東今縣東有衛河廣平府志清河在威縣東又東北

逕夏津縣西北衛河去縣四十里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武城縣西縣西

有東武城故城水經注云清河逕其西也今衛河在縣西與清河縣分水

又東北逕棗強縣西棗強故城在今縣東南熙寧元年都水監言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二埽岸屢危今棗強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已而棗

強埽決北注瀛又東逕將陵縣西北將陵唐屬德州五代周省長河入焉宋景祐元

年移將陵治長河鎮改屬永靜軍永靜今景州也元分將陵地置故城縣今衛河在其南與恩縣分水

又東逕德州人吳橋界金志吳橋縣有永濟渠吳橋本安陵縣宋景祐二年廢入將陵今衛河在縣西二十里也

寧津志云縣西三十里有古黃河自吳橋入又北入南皮廣可二里兩岸廢隄窪然又峭立居人謂之臥龍岡蓋即永濟渠為宋北流之所經也

又東逕滄縣南滄縣今為景州州志云衛河在州東二十里又東北逕東光縣西水

經清河自胡蘇亭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逕東光縣故城西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東光縣南二百步南蓋西字之誤東光

新志云衛河在縣西三里又東北逕南皮縣西水經注清河自南皮縣西

逕鹽山東北入海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按故城在今縣東北衛河在縣西三十里與交河縣分水元豐五年河

溢滄州南皮上下埽通典云無棣溝隋末填廢永徽元年薛大鼎為刺史奏聞之外引魚鹽於海百姓歌其利

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合水經注清河自浮陽縣西又東北浮水故瀆出焉詳見後

清河又東北逕浮陽縣故城西按浮陽漢勃海郡治唐改曰清池置滄州治焉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清池縣西三十里水

經獨漳篇云衛漳自成平縣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今青縣南有合口鎮

又東北逕乾寧軍東

軍在今青縣南唐乾寧中析長蘆魯城二縣地置乾寧軍周  
置永安縣為軍治宋改曰乾寧縣大觀三年升軍為清州今  
為青縣衛河在縣東寰宇記云御河在乾寧縣南十步是也  
縣南二里有中山山巖聳峙宋時以黃河所經呼為碣石或  
鑄銘其上元王充耘據以為禹貢之碣石大謬水經  
注清河東北過歲邑歲水出焉詳見播為九河下 又東北

逕獨流口又東至劈地口入于海 水經注清河東北至泉州  
縣北入滹沱又東逕漂榆

邑故城南入于海泉州今寶坻漂榆城在今靜海縣北熙寧  
元年都水監言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

軍創隄于有餘里公私勞擾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道使  
東流徐塞北流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一帶北行入獨

流東若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大海口  
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

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  
北流此乃未嘗觀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元豐四年李

立之言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  
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從之元祐初有

回河東流之議范百祿等言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  
東至海口孰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

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  
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

步次亦三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就下行  
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漢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

河出大吳一向就下漸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  
舍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

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患此乃下  
流深快之驗也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

此之利便者紹聖元年復議回河范祖禹言今之河流方稍  
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

無可塞之理大觀二年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  
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义口入海

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浸久侵犯塘隄衝壞道路齧  
損城砦臣奉詔修治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隄當九河之尾

恐不能敵乞逐旋增修從之按靜海縣本宋清州地縣境有  
界河亦曰潮河即易滹沱巨馬三水所會自文安縣流經縣

西北合衛河入海塘隄既興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  
界河者唯漳衛耳獨流口在縣北二十里九域志云乾寧軍

有獨流北獨流東二砦俱在軍北百二十里即此地也劈地  
口在縣東北又東為三义口蓋即天津衛東北之三岔河志

云漳衛水西南自靜海縣來經衛北其流濁潞水西北自武  
清縣來經衛北其流清至衛東北而合流又東南出小直沽

入于海天津亦以今輿地言之開州大名元城 並屬直隸

宋清州地也 大名府

庚申補刊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卷四十一

縣館陶丘縣臨清

並屬山東  
東昌府

威縣清河

並屬直隸  
廣平府

夏津武城

並屬東昌府

棗強

屬直隸  
真定府

故城

屬直隸  
河間府

恩縣

屬東昌府

德州

屬山東  
濟南府

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

並屬河間府青縣靜海天津北

接順天府大城寶坻界

諸州縣界中皆宋時黃河北流之所經也商胡

決後二十一歲為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導東流而北流閉又

十二歲為元豐四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

歲為元符二年己卯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仁宗慶曆八

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

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

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兼混入漳水河渠志熙寧元年河

溢瀛州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元祐五

年南宮等五埽危急詔固護紹聖元年趙俛請修平鄉鉅

鹿埽崇寧三年臣僚言奉詔措置大河由西路歷沿邊州

軍回至武強縣循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達于冀四

年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

壽埽俯瞰雄霸莫州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增二埽隄及

儲蓄以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徙縣

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涇亦遷之又冀州河溢壞信

都南宮兩縣宣和二年河溢信都今按阜城平鄉鉅鹿武

強衡水樂壽信都南宮等縣皆漳水之所經御河不入其

界而屢被大河決溢之害此北流混入漳水之明驗也今

廣平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黃河故道縣志

去宋元豐中北流決入漳水遂為大河之所經又清河縣北有黃河故道北入南宮界蓋自宗城清河二縣之御河決入趙稱言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即其事矣其在阜城樂壽者則自棗強之御河決而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政和五年孟揆言若修閉棗強埽決口其費不貲是也然北流雖混入漳水仍自兩行其下流至清池縣西還與之合故徽宗即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浮河即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稱浮水故瀆也淇水注云浮水首受清河於浮陽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宛鄉城北又東逕章武縣故城又東逕篋山北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漢武望海臺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潮汶往來日再今溝無復有水也按今鹽山縣東北七十里有武帝臺地勢東高西下北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於禹迹但河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顧欲改從久淤之浮瀆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為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

漳水故禹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北去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莫如導黃河入白溝以人力為之其可也而况商胡自決北流通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在此時矣為當日計但能於魏恩冀滄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此河雖不逮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而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既敗二股更興至元

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王安石委任程昉范子淵濬川之柅幾於以河為戲陳祐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河故瀆帝愛惜民力亦莫之許也哲宗即位復議回河大略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以為契丹之河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從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道場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是亦足以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閉斷北口蓋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蝸蟻沸羹一唱百和曹慶麻以來五十餘年凡發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機會之日也卒委其地於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濬滑汲胙之開化為平陸豈不惜哉今觀此河之勢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是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入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之而宋之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蓋許謨遠猶雖為人所格而天必從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惟其言之當於理而已矣熙寧五年神宗語執政曰宋君臣之論治河往往有格言熙寧五年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出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  
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徒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  
神禹復生不過如此此格言也然施之於商胡北流適得  
其宜若地平土疏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  
當順水所向遷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  
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  
棄之適與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歲而武帝  
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  
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橫隴之徒裁二十年安見必不可  
復但北流實爲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黃河之性  
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

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古河未有不兩行者禹斷二渠爲  
萬世法自參以上則必敗宋之二股即唐之馬頰以此爲  
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  
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  
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倣戰國爲之  
曲防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以禦之任  
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  
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此流之合於禹迹者不妨因其  
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數  
說者譬如奕者必勝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  
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

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事  
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孟子  
所以惡執一也

金始克汴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  
決或塞遷徙無定范成大北使錄云濬州城西南有積水若  
河蓋大河剩水也按宋史隆興再請和以成大充金祈請國  
信使見范成大傳孝宗隆興之元二卽金世宗之大定三年四年

也時濬州城下僅有剩水則河離濬滑在隆興之前可知矣  
朱子語錄一條云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  
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蓋其時河嘗南流尋  
復歸北也據金史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于固渡水潰曹州

城分流於單州之境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十一年河決  
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十一年尙書省奏言水東南  
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  
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從之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  
東埽瀾漫至于歸德府詔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二十  
一年以河移故道令築隄以備二十六年河決衛州隄壞其  
城泛濫及大名其所載不過如此他無可考然大定二十七  
年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防自滎陽以下如  
南京府之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  
之宋城寧陵虞城衛州之汲新鄉獲嘉徐州之彭城蕭豐曹  
州之濟陰滑州之白馬睢州之襄邑滕州之沛單州之單父

濟州之嘉祥金鄉鄆城皆爲沿河之地則當時河流之所經亦大略可觀也雖數有遷徙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尙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各削階罷職蓋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以入于淮於是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卽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卽金章宗之明昌五年也是歲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灤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

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

詳見導流入海下

南派由南清河入淮

卽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

清河縣入淮者是也

詳見徐州貢道下

河匯梁山灤分二派入南北

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絕朱子語錄又一條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

時朱子年六十五

下逮元世祖至元間

而河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凡九十餘歲

自南渡以來河離濬滑勢益趨而南至金明昌五年淫於濟泗分派入海汲胙之河遂空其去禹迹益遠矣先是都

水監丞田櫟言黃河利害云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

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因欲於北岸墻村決河入梁山樂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而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言蓋是時決勢既成櫟欲因而利導之故爲此議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卽塞曷嘗以是爲正道而任其所之也哉金以宋爲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迨貞祐五年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清河卽衛河清州今青縣柳口靜海縣志云卽楊柳青隄在縣北此河之舊道也皆有故隄補其缺罅足矣如

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備禦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圖議者以爲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遂寢蓋國勢已蹙實無暇及此矣原其禍皆宋人築室道旁不盡力於北流馴東致此大變金何責焉

元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鄉陽武間也不知何年徙出陽武縣南而新鄉之流遂絕據史至元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所水道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大一統志

殘缺僅存十之一二河之所經不可得詳大抵初由渦至懷遠入淮如明正統

十三年決河所行之道後三十餘歲爲泰定元年始行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謹摭近志各州縣

界中見行之河銓次如左黃河自武陟縣南東逕原武縣北

原武在開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里獲嘉新志

云河舊在獲嘉縣南六十里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入原武

不經縣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逕開封城

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入淮

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末決滎陽衝張秋

又決孫家渡全河南徙景泰中復決張秋徐有貞作九堰八開

濬漕渠四百餘里名廣濟渠河流始安弘治二年決原武支

派為三一自封丘金龍口直衝張秋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

蘭陽至宿州合汴渠詔白昂修塞之張秋在山東兗州府

東阿縣西南六十里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接界又

東逕陽武縣南陽武在府西北九十里河去縣十餘里自此

也元至元二十五年陽武諸縣河決二十二所泰定二年決

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塞治明洪武十五年河

決陽武天啓元年決脾沙岡由又東逕延津縣南延津在府

封丘曹單至考城復歸舊河里河舊在縣北明成化十四年決縣西之真村

又東逕祥符祥符河南布政司開封府治河舊去城四十里宋端平

縣北元年趙葵入汴蒙古引軍南下決黃河寸金淀水灌之

官軍多溺死者遂引還明洪武中河決原武東經城北五里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東過城西南而城遂隔在河北景泰

四年塞之始復故道嘉靖十三年決趙皮寨入淮忽又自夏

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按蘭陽儀封之河舊出其縣北與長垣東明分水金大定十二年尚書省奏請增築隄岸東明亦在其中二十七年令沿河州縣官結銜並帶河防而長垣與焉可證也元至元中河屢決汴梁路遂出蘭陽儀封之南而長垣東明界中無河矣又東南逕睢州北七十里河去州七十里又

東南逕考城縣北考城在州東北九十里河去縣三十里又東南

逕商丘縣北其北岸則曹縣商丘歸德府治城舊在河北自

或南或北今河在城北三十里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其新

集口丁家道口皆河濱衝要也嘉靖三十七年新集河淤河

流於是一變四十四年河淤益甚而運大受其病未幾河復

決新集塞寵家屯東出沛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

帶盡塞河臣潘季馴於三沽故道濬渠築隄躬行督相不三

年而告成曹縣在山東兗州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在縣南

四十里黃陵岡在縣西南六十里賈魯河在縣西北四十里

自黃陵岡至楊青村皆元至正中賈魯所開也明初猶為運

道及弘治中河決衝張秋劉大夏先疏祥符滎澤上流又疏

賈魯舊河四十里然後於黃陵岡東西各築長隄二百里金

龍口亦築二百里河由歸德徐州以達于淮決口始塞名張

秋日安平鎮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楊家口奔流入單縣直抵

豐沛由飛雲橋入運八年又自曹縣西決從縣北東行曹單

以北城武以南田廬盡被漂沒萬曆二十九年河決商丘蒙

城集東南之蕭家口復南徙又東逕虞城縣北虞城在府東

北去曹縣五十里為縣境患又東逕虞城縣北北六十里河

去縣十又東逕夏邑縣北夏邑在府東一百二十其北岸則

五里單縣在兗州府西南二百十里河去縣四十里萬曆三

十年河決單之蘇莊衝魚臺豐沛明年復決於此衝入

沛縣太行隄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於又東逕碭山縣

是洳河之議起湖在沛縣東北地勢窪下又東逕豐縣

北碭山在江南徐州西北一百七十里河舊在又東逕豐縣

南豐縣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河去縣三又東逕沛縣南其

南十里秦溝在縣東三十里華山之北又東逕沛縣南其

南岸則蕭縣沛縣在州西北一百十里蕭縣在州西五十里

滿卽此地也河舊在蕭縣北五十里去沛甚近及萬曆三十

四年河歸故道自是蕭去河裁十五里而沛則去河五十餘

里矣河渠考云舊河自虞城達蕭縣北冀門集出徐州小浮

橋所謂賈魯故河也嘉靖三十七年河決秦溝自新桃溝至

朱珊渡一帶俱淤唯冀門渡以東僅存舊流四十四年大河

淤塞自趙家圈泛濫而北蕭縣境內一望瀰漫朱衡始開新

渠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河起夏鎮至留城一百四十里以避河水之險而運道又東以安隆慶四年河決崔家口萬麻五年復南衝縣界

**逕徐州北與泗水合** 徐州在江南布政司西北一百千里河自

自沛縣入州境循城而東一日清河又曰泉河其後為運河亦各開河元初黃河由渦入淮至泰定元年由汴河決入清

河自是遂為大河之經流舊從城東北小浮橋合運河明嘉靖三十七年河決自商丘之新集出豐縣之秦溝衝徐州之

挖城而小浮橋一帶漸淤新河比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

泛濫妨運殃民萬麻初議復老黃河故道潘季馴疏言有五

利而不果行迨三十四年河臣李化龍濬舊河自碭山縣朱

旺口東至小浮橋由是河歸故道天啓四年大漲濬州城乃

遷治於 **又東南逕靈璧縣北** 靈璧在鳳陽府宿州東一百

雲龍山 十里河去縣一百二十里 **又**

**東南逕睢寧縣北其北岸則邳州** 邳州在淮安府西北二百

里河去縣五十里其地有羊山東北去州三里明萬麻中潘

季馴於羊山龜山土山相按處創築橫隄數十里以防泛濫

卽此又半戈山在縣北五十里東去州五里州志云黃河舊

繞半戈山北崇禎末改流羊山之南水勢散漫沙墊底高於

是青墩營張家灣大壩等處屢報日決而邳歲受河患泇河

在州西北九十里萬麻三十一年李化龍所開也源出費嶧

諸山左合沂武南入于淮孫承宗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蘭

陽而上為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為腹夏鎮而南為股河決蘭

陽經東長濫曹濮則橫決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

亭沽頭入昭陽湖而胷腹潰決夏鎮之蘇莊則東西鎮口遂

又東

東北六十里河去縣二里自清口至此皆古淮水為河所奪也海自鹽城縣東北逕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黃淮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縣志云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海按雲梯關在縣東北一百里又東北一百二十里為海岸墩臺又東北六十里為大海淮南水利考云海道自充而北以至於薊自揚而南以至於廣其海口內外皆有山有島唯淮口獨有沙潮落微露其形潮來則翻騰其上勢若排天也明隆慶中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寨海口堙而高寶諸州縣幾為巨浸於是復起潘季馴再董河道塞崔鎮隄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于海海口遂關蓋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於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歲

河一過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于淮其勢甚易  
丘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決為入淮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梁山灤合清水古汴渠東

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  
又先是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即塞其歷久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為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耳

元順帝至正四年五月河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  
瀕河郡邑皆懼其害水勢北侵安山在碭山縣南延入會通運

河朝廷患之會脫脫復相躬任其事用賈魯言請挽河東行以復故道從之十一年四月命魯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東入于海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為是

殺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  
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知計之巧  
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  
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爲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  
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  
前古所未有惜乎其大才而小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  
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  
迹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  
海豈徒與王景等烈哉所遭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  
以魯爲口實余深痛之茲特爲發憤一道

余闕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河之南徒難而北徒易自宋  
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北則會通之  
漕廢富築隄起曹南迄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  
之北子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  
以河也漕按余闕此言正與挽河之議相左蓋河在梁衛  
之郊北流爲順其曰南徙難而北徒易是也謂河北而會  
通之漕不廢則大非明之中葉河屢貫會通挾其水以入  
海而運道遂淤河之不可北也審矣嚮使河北而無害於  
漕則聽其直衝張秋東北入海數百年可以無患矣必歲  
歲勞費防其北決邪

日知錄云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  
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

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滯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水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于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尙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

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由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

潘季馴河防一覽曰議者因海壅河高致決隄四溢遂以濬海為上策不知漲沙當海口之中

嘉隆間雲梯關口有漲沙甚大

潮退

則見潮長則沒無可施功之處縱乘潮退施功而一沒之後濁流淤泥隨復如故矣故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繕治河隄俾無旁決則合流勢勇沙隨水去海口

自不虞淤若隄日繕而決日間非庳薄不能支即迫近不

能容與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誠多築樓隄

近河濱者

以束之

又為遙隄

離河六七里

使水有所遊盪築必以真土則復何患

哉如上流聽其旁決下流復岐而分之水勢益分則其力

益弱安能導積沙以達之海乎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近事

良可鑒也

袁黃曰昔陳平江

瑄

宋司空

禮

之治會通河也驅汶水逆

流至南旺北至安民山地降九十尺因析六分之水北達

臨清

為開十有七

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因析四分之水

南接徐沛

為開二十有一

貯六分之水者其開長貯四分之水者

其開短後人以意增損而水之分數紊矣紊而常淤固其

宜也顧不此之察乃更闢而東焉當時故闢由茶山而南地甚峻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礙後更夏鎮以南地平而水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河渠之一壞也徐州呂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永樂間運道初開人惡其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不可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後人相繼磨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此河渠之再壞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平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陳平江就山陽之滿浦坊在淮安府城西北四里累石為山蜿蜒千尺即古鋸牙遺制鋸牙見宋史水得翻騰踴躍以入海俗謂之磯背取相激而名今皆沒於土中此河渠之三壞也磯背之制下布七星椿椿上裝以石石有筍筍相入縫有錠錠

三膚灌以糯汁砌以油灰長千尺袁氏以為陳平江所創或云天順間遣都水郎中督工於滿浦坊作石鋸牙未知孰是磯背為治河要策萬厯初漫入水中微露形迹今清江浦尚有之其濁流不入運河河不勞挑濬者磯背之力也

顧氏一柔字剛中無錫人景范之父山居贅論曰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

移變異不可勝紀然孟津以西則禹迹具存以海為壑則

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於海則澶滑其必

出之途由南道以趨於海則曹單其必經之地衝澶滑必

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衝曹單必由陽武之南

而出封丘蘭陽之下此河變之託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

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棣

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謂濟寧東平挾汶濟

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  
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千里皆其縱橫糜  
爛之區矣又曰自陽武而入封丘河益東南流荆隆口直  
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沛合  
淮泗以入海者道為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  
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歸流即俗語所謂落  
槽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迴注之意使  
不至旁溢河未必不可東也後世遙隄之法即兩岸宜闊之意縷隄之法即歸流宜深之意  
之意滾水石壩及格隄之法即斗門迴注之意雖然太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  
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屢  
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與

川瀆異同日淮水清而流疾恆無壅決之患患自河合淮

始也河從北來河之身比淮為高故易以遏淮淮從西來

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河渠考云泗州淮身視清江浦高一丈有餘自高趨下勢常陡激

故易以蓄運然而河不外飽則淮不中潰淮并流而北其

勢盛力足以刷河淮却流而南其勢殺河且乘之以潰運

矣病淮必至於病運者莫如河利河即所以利運者莫如

淮黃運兩河之樞機實自淮握之勝今日之治淮乃治河

治運之先務也然則何以治之曰吾亦以淮治淮而已高

厚其隄防使淮無所旁出修隄平水之制使淮不至漲溢

此陳平江之治淮所以二百年無事者與河渠考云隆慶

四年淮決於高堰河亦決於崔鎮漕臣王宗沐修塞之宗

決河記云是年淮決高堰河躡淮後徑趨大澗口破萬厓

寶應黃浦口入射陽湖清口遂於海口幾為平陸

三年高堰復決於是山鹽高寶與泰諸處悉為巨浸黃水

躡淮之後濁流西溢浸及鳳泗清口填淤海口亦復阻塞

而漕黃交病矣河臣潘季馴以為高堰者淮揚之門戶而

黃淮之關鍵也欲導河以入海勢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

決則濁流停滯清口亦堙河必決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

徐鳳泗不免皆為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亦病相

因之勢也於是築高堰長八十里起自武家墩在高堰北

經大小澗大澗在高堰南十三里又南五里即小澗也大澗口為衝決要處築石隄以護之長數百丈

歷阜陵湖在堰西南二十餘里周家橋北去堰四翟壩在周家橋南

山陽野貽接界處或曰周橋翟壩長二十五里與高郵南

北金門兩閘及西隄四十里石工相對周橋翟壩決則高

郵南北衝以捍淮之東侵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

口淮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黃

水泛漲亦往往由此倒灌入淮於是并築隄捍之隄在清

里後議者又以束淮太迫於張福隄窪處黃韶王簡二口置

減水二閘淮溢則縱之外出黃溢則遏其內侵王簡口亦

曰王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全淮畢趨清口會黃以入海

而河與漕俱治蓋高堰之築始於漢末之陳登修治於明

初之陳瑄而復於季馴云隆慶四年王宗沐修築高堰卑薄無所加隨即圯壞至是經理

始盡制焉二十一年淮復決於高良澗在淮安府西南七凡二

十二口旋築塞之明年黃水大漲清口沙墊阻遏淮水不

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浸泗州陵

三年淮復決高堰高良澗諸處尋築塞之明年河臣楊一

魁以黃淮衝溢乃議分黃導淮闢清口沙七里達淮之經

流建武家墩涇河閘涇河在寶應縣北三十里以洩淮之旁溢又建高

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在寶應南六十里周家橋減水石閘一自

岔河下涇河一自草子湖在寶應縣西南五十里寶應湖下子嬰溝

俱通廣洋湖在寶應縣東南四十里及射陽湖入海猶慮淮水宜洩

不及南注各湖為患又開高郵西南之茆塘港在州西南六十里

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在揚州府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一魁所舉行大抵本企程之說自是淮患漸平雖時有決溢而培固高堰

增置壩閘之外無所為治淮長策矣季馴兩河議曰高堰

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隄

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

奇矣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不

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

南數郡儼然一都會邇萬厯二十一年淮漫高堰隄上且

數尺周家橋甘原自通行又却決焉決高良澗至七十餘

丈南奔之勢若倒海高寶邵伯諸湖隄一日崩者百十餘

處于時泗城亦復灌溢而所減之水不過尺許則以淮南

之地自高寶而東則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自興鹽以東

濱海諸鹽場比內地亦復昂也泗州之地比高堰為下與

高寶諸州縣皆若釜底然安能免淮之浸哉今高堰一帶

修守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為盜決計泗州之人未

究利害之源但見高堰增築勢必遏淮以入泗惟恐堰之不速潰也且淮之旁流日多則正流日弱於是刷沙無力而黃水益橫清口就淤勢不得不倒灌淮南決隄堰而敗城郭委運道於茫無畔岸中矣善乎先哲之言曰禦黃如禦敵淮日退則黃日進論者以導淮為秘計而不察其為弱淮之先徵也淮之患曷有窮已邪

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弘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為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

之水焦弱侯云明興河之自汴出者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榮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從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者從溜溝入漕是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其後或塞或微而以一徐受全河之灌矣顧寧人云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挾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灤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隄增卑倍薄但期不害於漕而漢之下策轉為明之上策矣至於黃淮既合則

唯以堰閘為務堰者高家堰家一作加閘者淮南諸湖閘口也

堰閘以時修固則淮不南分助河衝刷黃沙使海口無壅  
故潘尙書季馴論治河之要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  
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  
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爲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  
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  
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自漢以來治  
河者莫不以  
分水爲長策唯張戎之  
論不然潘公深得其意觀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  
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  
唯宜注淮以入海雖有賈魯之才智亦無所施故邵文莊  
有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之說古語云守病不治常  
得中醫此之謂也

自河合淮入海潘公所以治之者有二要焉一在海口一  
在高堰按淮南水利考云海日本自無淤近日之淤以黃  
沙而然正口減半入旁口旁口數十道不啻也蓋海水潮  
汐日一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淮  
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過淮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入時  
黃沙能無停乎又聞諸海濱之夫曰海之深不知其幾千  
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汐一至  
頃刻而平况未可施功耶由是觀之雲梯關海口漸淤亦  
由旁口之太多苟非借水攻沙而恃人力以通之則海口  
終不能開也高家堰者郡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  
築閘百詩曰此堰不見於史籍考三國志登嘗爲典農校

尉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登固精於水利者又嘗為廣陵太守虞溥江表傳云治射陽則此堰距治所甚邇登築隄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由是觀之漢世河未合淮尚不聽其南奔况今欲藉此清湍以刷沙乎苟非以隄束水使淮并力東注則自清口以至海口終不能無壅也是故河之出海旁口日多則正口日塞淮之會河支流益分則經流益弱皆潘公之所禁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善治水者必有道以處此矣

太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漢書天文志云勃海碣石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為北紀江淮為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勃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尚矣爾雅江河淮

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徙從千乘入海而北去碣石遠矣然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世習為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為杞人之憂萬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

支勢必決入山鹽高寶諸湖

明隆慶四年萬厯三年淮挾湖水以東雨決於高堰山陽

高寶興鹽諸境悉為巨浸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怒不得泄則

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于江至通州入海四瀆

并為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與欲絕此患

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徙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間無

河新鄉獲嘉亦無河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

金温撒可喜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清河至清

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流絕欲自武陟之

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於新鄉縣西決河使東

北流鑿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訾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

每決必潰右隄未聞有決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

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

河竟將若何曰封丘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

性也徒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

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治運得

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補苴意在運而

不在河也設會通有時而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

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於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

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雨至得左

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諸事已畢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

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于勃海殊不煩人力也蓋禹河

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平三失之於

熙寧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為居今日而規復禹河是猶坐  
談龍肉終不得飽也河之離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  
北流入勃海天文地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  
足矣求如西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  
况降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復矣乎

皇清經解卷四十下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桂文烜順德馮佐勛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十一上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著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渭按漾史記作漾漢書氏道下又作養古字通也

傳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

易氏曰漾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名漢水黃氏

曰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

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為東

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圖無沔漾之名地理志

漾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為漢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名沔

是則沔漾俱為東漢也獨氏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渠阻隔武

都受漾為不可據而桑欽遂徒氏道漾水為西漢之源由是

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  
 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  
 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  
 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為漢水亦曰沔水其  
 說為可據渭按嶓冢見導山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  
 冢山漢水出焉元和志嶓冢山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  
 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去縣一百步禹貢嶓冢導漾東流  
 為漢是也南鄭今陝西漢中府治其故城在今府城東北嶓  
 冢故城在今沔縣白馬城東南五里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  
 秦州西南金牛舊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其嶓冢山在  
 今沔縣西南接寧羌州界

漢郊祀志秦祠沔於漢中地理志漢中有沔陽縣武都下

云東漢水一名沔則沔漢互稱其來已久而沮縣下又云

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荊州川沮子余反按周

禮荊州川曰江漢而無沮是沮即沔也水經注沔水出武

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沮水關駟曰以其初出沮泐然故

流泉街水注之水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元和

志沮水出興州順政縣東北八十二里按沮縣故城在今

漢中府略陽縣界晉永嘉後没于氏羌縣廢後魏改置武

興縣又僑置略陽縣西魏改略陽曰漢曲隋又改曰順政

唐為興州治宋復改順政曰畧陽今在寧羌州北二百

二十里河池今徽州屬鞏昌府泉街水在略陽縣北

南逕沮水戍在略陽縣東南沔縣志云沮水又東南流注

漢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山海經所

東北合沮口 漢水自寧羌州東北流逕沔縣故大安軍南

人陷大散關叛將吳曦退屯且 同為漢水之源故孔安國

曰漾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

稱矣 班固曰東漢水一名沔鄭康成曰或謂 沔水又東逕

白馬成南澧水入焉 水北發武都氏中南逕張魯城東又

一名陽平關澧水南流入沔其城西帶澧水南面沔川二

水之交故亦曰澧口城矣按地形志沔陽縣有白馬城今

在沔縣西南即漢陽平關亦曰 又東逕武侯壘南 諸葛武

也亦名石馬城 又東逕沔陽縣故城南 城蕭何所築也南

遺令葬此按沔陽故城寰宇記云在西 又東逕西樂城北

縣東南十六里今在沔縣東南十里 又東右會溫泉水

城在今沔縣西 又左得度水口 在沔縣

口在沔縣 又東黃沙水左注之 水南有女郎山按沔縣東

口在沔縣 又東黃沙水左注之 四十里有沙水女郎山在

褒城縣 又東合褒水 西北出衙嶺山東南流入漢元和志

西南 又東合褒水 褒谷山在褒城縣北五里南口為褒

北口為斜長四百七十里 又東逕萬石城下 在褒城

按褒水在今褒城縣東 又東逕南鄭縣南 漢高祖入秦項

逕漢廟堆下 在今南鄭 縣西南 又東逕南鄭縣南 羽封為漢王蕭

何曰天漢美名 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寧羌州北嶓冢山

也遂都南鄭 東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

寧羌在漢中府西 東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

北三百八十里 又東逕褒城縣南 在府西北四十里沔

縣南 又東逕南鄭縣南為漢水 水去縣二十四里

為漢者也

陸游曰嘗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為漢水之源此

務觀入蜀途歷金牛目驗而得之涓涓細流安國傳所謂

泉始出山為漾水者也新城王尚書士正昔典試四川撰

蜀道驛程記其言嶓漢最爲詳覈記曰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略如棧道但山庫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宋置大安軍沔沮之間闊者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踝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稠至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峩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卽所謂嶓冢導漾者也水纔濫觴不沒鳧鴨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金牛驛西三里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在寧羌州峽北三十里峽口懸崖萬仞陰風颯然水自峽中噴薄而出寧羌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亂置寧羌衛于此成化中卽衛建州治自州行十里渡水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常璩言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明與導漾之文相悖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辯而明矣公使車閱歷較陸氏所得更備且大有裨于經學非徒紀遊覽之勝而已故掇其要著於篇

漢志隴西氏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師古曰氏夷種

名氏之所居故曰氏道按邑有蠻夷曰道晉永嘉武都郡之後地没于氏羌縣多荒廢氏道今不知所在

武都縣下云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

入江武都本白馬氏地漢元鼎六年開以為武都郡治武都縣今鞏昌府成縣西北百里有仇池山山上有仇池城城東南有武都縣故城即漢武都郡治也水經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

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常璩華陽國志漢水有二源東源

出武都氏道縣漾山為漾水氏道晉改屬武都郡禹貢導漾東流為

漢是也此皆依漢志以為言然氏道漾水至武都為東漢

水卒莫有能言其所經者今按酈注濁水出濁城北今成縣有

濁水成亦曰濁水城胡三省云東流與丁合溪水會水北

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故下辨縣治今廣鄴郡治按此城在今成

縣西三十里又東弘休水注之水北出溪南逕武街又東逕白

石縣南續漢書曰下辨城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濁水即白水之異名也按白石縣

今為成又東南渥陽水注之水北出渥谷南逕白石縣東而南入濁水又東南

與仇鳩水合水發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而西南流注濁水又東與河池水合

水出河池北谷南逕河池成東西南入濁水又東南兩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

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

東又西南入廣業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

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沮縣今略陽沮水在縣東西南流注于兩當溪

又西南注于濁水濁水南逕槃頭郡東今略陽縣西北一百里有長興廢縣

後魏于此而南合鳳溪水水上承濁水於廢黃業郡南逕置槃頭郡鳳溪出鳳凰臺下東南流左注

濁水又東注于漢水謂西漢水觀此文則漢志以沮水枝津上承

氏道水下爲東漢水可知也氏道雖未詳其處所以地望  
度之當在西縣之東河池之西上邽之南下辨之北濁水  
所受有丁令溪水弘休水渥陽水皆出其北蓋自氏道來  
也其中或有漢志所謂養水者但今無可攷耳然沮水枝  
津上承沮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昔之觀水作記者  
不察地勢之高下不辨川流之去來遂以爲氏道養水合  
濁水兩當溪由枝津以達沮沔是爲東漢之源而不知其  
非也班固因之故有此誤水經于武都下加沮縣二字蓋  
亦以氏道水下通沮水爲東漢之源也然漢志不言養水  
出何山而水經復附會之曰嶓冢則氏道亦有嶓冢山矣  
常璩知其非是故又因水以名其山曰漾山而爲之殊目

要之氏道水所出別是一山非嶓冢也近世言漢水者皆

知班固之誤而不知其誤所由來故詳著其原委如此

漢志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

括地志秦西垂宮卽

漢西縣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元和志嶓冢山在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然則山在故縣東北去西縣三十里也上邽漢屬隴西郡唐爲秦州治今鞏昌府秦州是志云西縣故城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嶓冢山在州西南六十里山不甚高而峰岫延長連屬若冢是山在西縣故城東北六十里也與括地元和志里數不同蓋唐之上邽在今州之西南去西縣故城當較近但山不當更差二十八里耳州志城與山必有一誤南入廣漢白

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元和志利州景谷縣本漢白水縣屬廣漢郡宋爲平興縣隋改曰景谷今

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之白水鎮是也鎮在縣西百里白水在縣北二十里至縣東三里合嘉陵江漢巴郡治江州縣其故城在今重慶府巴縣西大江過郡四廣漢巴郡行二在縣東南嘉陵江至此入大江

千七百六十里此與氏道之養水全無交涉水經非一時

一手作漾水篇首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不過依漢志氐道一條以立文惟加嶓冢沮縣爲不同耳其所謂漢水卽東漢也亦與西縣之西漢全無交涉及觀下文東南逕白水葭萌閬中至江州人江則又確是西漢水與武都一條全無交涉矣首尾橫決必魏晉間人所續也經文有曰廣魏者故廣漢也蓋曹氏改名漢後人續經此亦其一證其意指蓋以氐道水南合濁水兩當溪歷槃頭郡東而南爲西漢水也槃頭治長舉亦漢沮縣地故酈注以爲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其言曰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罝山郭景純亦言是矣罝山穴小木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邕又言漢水自武遂

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則兩川通波更在沮縣之南矣嘗試以圖志考之漾沮雖有枝津與西漢通要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蓋嶓冢亘絕東西俗謂之分水嶺地勢東高而西下故西漢水自略陽縣南入寧羌州界卽折而西南避高就下其性則然豈有東人之理澄之所言卽禹貢之潛仲邕所言卽通谷水也二水皆東漢之枝津西流入西漢水而說者乃謂西漢水至葭萌入漢顛倒之矣今嶺東漾沮枝津皆入西漢嶺西谿澗之水亦皆入西漢川流去來有目者盡能驗之其可是古而非今乎此其水凡川流去來以平日爲主時值暴漲則急水溢入緩水而

東者反西南者反北漲稍退則如常矣洞庭彭蠡之水皆北入大江及夏秋江漲迴流入湖清湍為之改色此其尤彰明較著者昔人以西漢水東合沮沔蓋亦據暴漲之時溢入東川故有此誤耳余家臨餘不溪溪水分流自清河橋入經縣前出西水門西北合前溪水又西北與若雲會即古北流水也此水本自東入西投之以物輒西流及溪水暴漲乃自其上流溢入馬厄河而東入西水門出清河橋投之以物則東流矣使客游者觀之能不以暫為常乎故夫山川之向背非熟察情形參詳圖志未有能得其真者也

酈道元雖有東西兩川俱出嶓冢之說而終以西漢為主注云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西流與馬池水合

記云馬池源出嶓冢山又西南合楊廉川水水出西谷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入東南入西

漢水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城在今西和縣北又西南逕

宕備戍南戍在西和縣東北又西南逕祁山軍南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今

道而為嘉陵水禮縣本漢嘉陵道地屬武都郡西漢水至此為嘉陵水傅同叔云嘉陵江出鳳州大

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越東漢而為西漢乎宋人以故道水為嘉陵江大非近志皆承其謬故道水合濁水至繁頭郡入西漢

水至今猶然何言會東漢而不為西漢邪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孤嶮雲高望之形若覆壺開山圖謂之仇夷漢武帝元鼎六年開以為武

都郡左右悉白馬氏矣按瞿堆即仇池山在今成縣西北百里又東南逕濁水城南亦曰濁水

成在成又東南逕修城道南今略陽縣西北有脩城廢縣漢志作循城屬武都郡又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東南於繁頭城南與濁水合詳見前又東逕武興城南今略

治即武興故城唐為興州順政縣元和志嘉陵江經順政縣南去縣百步又西南逕關城北除

出西北除溪東南流入漢按關城即今陽平關又西南逕

在寧羌州西北八十里東至沔縣一百七十里

通谷唐武德二年分編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寧

羌州金牛驛西三十里庾仲邕曰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

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蓋即此通谷水也通溪上

承漾水曰又西南寒水注之水東出寒川西流入西漢

南十五里西流至龍門山入大石穴按龍門山在故三泉

縣西七十里合在廣元縣東北八十二里其水即禹貢之

潛郭璞所謂從沔陽南流至漢壽入大穴

又西逕石亭戍

廣平水西出百頃川東南流注漢

又有平阿水出東山西流注漢水

又逕晉壽城西又南合

漢壽水水出東山西逕東晉壽故城南而西又東南逕葭

萌縣東北與白水合白水西北出臨洮縣西傾山又東南

北西去大劔三十里又東南至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

北也東南流注漢水水有津關按元和志晉壽故城在利

詳見

又西南逕關城北除

又西南逕

通谷唐武德二年分編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寧

羌州金牛驛西三十里庾仲邕曰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

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蓋即此通谷水也通溪上

承漾水曰又西南寒水注之水東出寒川西流入西漢

南十五里西流至龍門山入大石穴按龍門山在故三泉

縣西七十里合在廣元縣東北八十二里其水即禹貢之

潛郭璞所謂從沔陽南流至漢壽入大穴

又西逕石亭戍

廣平水西出百頃川東南流注漢

又有平阿水出東山西流注漢水

又逕晉壽城西又南合

漢壽水水出東山西逕東晉壽故城南而西又東南逕葭

萌縣東北與白水合白水西北出臨洮縣西傾山又東南

北西去大劔三十里又東南至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

北也東南流注漢水水有津關按元和志晉壽故城在利

州益昌縣東南五十里本漢葭萌縣也此為西晉壽今在

今略

除

按

寧

蔓

上

漢

西

漢

南

合

葭

萌

東

南

流

巴

南

流

入

漢

水

亦

名

渠

江

重

慶

府

志

云

嘉

陵

江

自

定

遠

縣

元

又

西

南

逕

關

城

北

水

除

又

西

南

逕

武

興

城

南

今

略

又

西

南

逕

關

城

北

水

除

又

西

南

逕

武

興

城

南

今

略

又

西

南

逕

關

城

北

水

除

又

西

南

逕

武

興

城

南

今

略

又

西

南

逕

關

城

北

水

除

又

西

南

逕

武

興

城

南

今

略

又

西

南

逕

關

城

北

水

除

又

西

南

逕

武

興

城

南

今

略

又

西

南

逕

關

城

北

水

除

又

西

南

逕

武

興

城

南

今

注之故仲雍謂涪內水者也按江州本作江津誤今據漢志改正以今輿地言之秦州西

和禮縣成縣並屬陝西鞏昌府略陽寧羌並屬漢中府廣元昭化劍州

蒼溪閬中南部並屬四川保寧府蓬州南充並屬順慶府定遠合州巴

縣並屬重慶府諸州縣界中皆西漢水之所經也禹貢雖無西

漢水然必周知其所歷之地而後可以折東漢受氏道水

之妄且廣元以下卽禹貢之潛昭化合白水亦卽禹貢之

桓皆有關於經故備著之

禹貢以嶓冢繫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雍域之隴西一誤也

禹貢云嶓冢導漾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為西漢水其漾水

則出氏道二誤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為西漢水

而漢志西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

何山而水經云出氏道縣嶓冢山是氏道亦有嶓冢四誤

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以西漢接漾水為一川五

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

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闕

駟之說以為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

七誤也羣言殺亂學者靡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

專主禹貢以沮沔為漢之別源以西漢為漾之枝津而氏

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

蔡傳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氏道縣嶓冢山東至

武都遺沮縣為漢水五字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卽禹貢所

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

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  
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源  
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今按酈注引常璩華陽國記  
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導  
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  
始源曰沔而蔡氏所引割裂顛倒文義盡失泉本白水二  
字傳寫者誤合為泉字當作會白水逕葭萌入漢而蔡氏  
不悟意會泉為泉名即始源曰沔乃易置四字於逕葭萌  
入漢之上殊為可笑常璩承地志水經之謬而又撰漾水  
之名以西源為沔其謬滋甚自魏收謂漢水出嶓冢縣而  
杜佑復從而證明之世亦知東西兩川原委劃然為二矣

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

之嶓冢山為源此即後魏之嶓冢縣隋更名西縣者非隴

西之西縣今在秦州境者也周廢西縣入上邽隴西之西縣絕已久矣蔡氏云

東源在今西縣之西亦似從郡縣志主隋之西縣而謂西

源在今三泉縣之東則大非三泉本漢葭萌縣地唐武德

初分置三泉縣在利州東北一百五十里天寶初移治嘉

陵江東一里關城倉陌沙水之西西南去故城一百二十

里見寰宇記即宋故大安軍也今在寧羌州西北金牛驛西六

十里宋紹興三年改建大安軍於今沔縣界復置三泉縣隸軍即今縣西南九十里大安驛也蔡氏所指三泉

縣蓋在沙水西者北距隴西嶓冢山六百餘里而謂西源在三泉

之東相去懸絕總由不知宋之西縣即隋之西縣隋之西

縣非漢之西縣故輾轉迷惑終無是處酈元所謂兩川俱出嶓冢者仍指隴西之山蔡氏誤認在漢中故又實其言以爲東源出嶓冢山東則當在西縣之西西源出嶓冢山西則當在三泉之東是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云爾而不知其舛錯爲已極也又云水源發于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夫武都縣遠在漢中之西北兩源旣並出漢中豈復有西北流至武都者哉隋人改嶓冢縣曰西縣五百年後蔡氏獨受其誤吾不能不爲蔡氏轉恨隋人也蔡氏岷嶓旣藝傳云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氏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今按漢志氏道無嶓冢水經始有之西縣亦屬隴西與隋之西縣相去懸絕而蔡氏云一山跨兩縣蓋以興元之西縣爲隴西之西縣又以興元之三泉當隴西之氏道也旣不知有二西縣又不知有二嶓冢故此傳云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支離之說所自來矣大抵東源出漢中宋人皆以爲然而謂西源亦出漢中則自蔡氏始以余觀之西漢水之名實以漾水枝津西南潛出故謂之西漢鄭康成云漢別爲潛流與漢合大禹自道漢疏通卽爲西漢水此古人名水之本義也自班固以西縣所出爲西漢之源而其指乖矣今若以從沔陽南流者爲西漢之源卽謂西源在三泉之東亦無不可然傳者之意初不若是也郢書燕說聊爲仲默解嘲云爾

又東為滄浪之水 釋文浪音郎渭按滄史記作蒼

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李

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

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為滄浪之水也

易氏曰漢水自興元南鄭縣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又三

百里至洋州興道縣南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又六百

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又名滄

浪水渭按武當漢屬南陽郡今為均州屬湖廣襄陽府

傳云別流在荊州正義云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按經首

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渭按水經夏水注云

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

劉澄之著水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

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

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也此辨最為明晰

孔傳實出康成之後以夏水為滄浪故曰別流 滄浪者漢水之色也

非因洲而得名李白襄陽歌云漢水鴨頭綠正所謂滄浪說

卦震為蒼篋竹漢童謠木門倉琅根字雖不同而音義則

一皆言其 色青也 水經注漢水自南鄭縣東南又東逕胡城南 在

城固縣西 在城固縣西北五里 又東逕城固縣南 元

志漢水逕城固縣南去縣二里按今城 固縣北有城固北城漢置即大城固也 又東逕魏興安陽

縣南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 蔡傳云安陽今洋州真符縣也按真符在今洋縣東六十

里元省入洋州旱山在今南鄭縣東南漢志安陽營谷水 出西南北入漢師古曰營音潛其字亦或從水泔泔古字

通或以為禹貢之潛非是 又東會益水 在洋縣西北 又東

至黨城南與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北通長安按黨城今

也洛當作駱儻谷在縣北即駱谷之南口又東逕小城固南州治大城固移縣

水東歷上濤而逕於龍下龍下地名自白馬迄此則平川

夾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湖洄從漢為山行之始

按今洋縣治即興道故城小城固城在縣東元和志漢水

經興道縣南去縣一百步寰宇記云漢水自發源至此屈

曲行三百七十里又東逕石門灘在洋縣東又東逕猴經

入金州漢陰縣界又東逕大小黃金南水北對黃金谷

灘山多猴猿好乘危又東逕大小黃金南在洋縣東八十

里又東合蘧蔭溪口水北出就谷在長安西南其水南流

于漢按陽都坂蘧蔭水皆在洋縣東北又有子午道在縣

東一百六十里元和志云黃金縣有驛即子午道也舊道

在神州安陸縣界梁又東右會洋水水導源巴山東北流

王神念別開此路又東歷敖頭水陸嶮湊魏又東合直水水

經縣東八里又東逕西城縣南寧都故城

出子午谷東南逕直城西而南注漢按直城西與又東逕

今石泉縣按界寰宇記云漢水在石泉縣東百步

直城南又東至干渡而至蝦蟇嶺歷漢陽無口而屆於彭

郡治直城縣其故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寧都故城

城在今漢陰縣西又東逕魏興郡

東七十里晉置屬晉昌郡唐改曰漢陰寰又東逕魏興郡

字記云漢水在漢陰縣南二里今在縣西又東得魚脯

廣城縣沈約宋志魏興郡有廣城縣其故城又東得魚脯

在今紫陽縣東南漢水在縣南門外又東得魚脯

溪口舊西城廣城二縣又東過西城縣南又東逕龍池而

指此谷而分界又東過西城縣南鯨灘蜀都賦曰

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漢中郡之

之天回即之雲昏者也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屬縣漢末

為西城郡魏改為魏興郡治焉按漢水自紫陽界折而東

北流入興安州界州本漢西城縣唐為金州治元和志漢

水去州城百又東合旬水謂之旬口在今洵陽縣東南漢

步水出楚金又東合旬水志漢中旬陽縣北山旬水所出

南入又東逕木蘭南左岸壘石數十行為木蘭塞又東左

得甲水口水出秦嶺山東南流逕魏興之洵陽縣又東右

錫入洵當在今白河縣又東逕錫縣故城北為白石灘故

界白河漢錫縣地也又東逕錫縣故城北春秋之錫穴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也錫音陽又東逕長利谷南漢志漢中長利縣有鄖關其故城在今鄖西縣西南又東逕

堵陽縣堵水入焉水自建平郡界東北流逕堵陽縣西而北注于漢在今鄖縣南又東逕

鄖鄉縣故城南鄖鄉唐屬均州元改曰鄖縣元和志鄖鄉縣漢水西自豐利縣界流入南去縣三里

東有滂灘冬即水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為淨灘夏水急又迅行旅苦之歌曰冬滂夏淨斷官使命豐利今白河也又

東逕琵琶谷口梁益二州分境於此故謂之琵琶界又東北流屈而東南逕

武當縣今為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西去興安州七百里縣西北四十里漢

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干齡洲非也是世

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

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

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

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

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鄖都地連紀郢咸

楚都矣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南鄭縣南又東逕城固縣

南城固在漢中府東少北七十里水去縣四里舊志云縣東二里有飲馬灘每子午二時潮響如雷又五里為上

濤下濤龍亭廢縣在縣又東逕洋縣南洋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

東龍亭山下即龍下也又東逕西鄉縣東北西鄉在府東南二百二十里又東南逕石泉縣

南石泉在興安州西二百五十里水去縣五十步又東逕漢陰縣南漢陰在州西

十里水去又東逕紫陽縣南紫陽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縣八十里又東逕紫陽縣南紫陽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里水陡如鬪又大力灘在縣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有兩

石嘴最為舟楫患又石梁灘在縣西當在河水口中宮灘

在縣東南一里極高險中流有柱石怒濤之聲如雷長灘

在縣東四里近汝河灘不甚險商舟停集漁火絡繹皆漢

水所經也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楚灘申

成化十三年知州鄭福於沔冬時用火燒石疏鑿以殺其

勢舟行利焉萬曆十一年漢水溢壞州城公私廬舍皆盡

胡明經禹貢錐指 左庚申補刊

皇清系角 卷四十一  
溺死者數千人州東一里有長春隄成化八年為水又東  
衝壞十五年鄭福增築高堅萬麻二十年復加修築

逕洵陽縣南洵陽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在縣南門外又東逕白河縣北白河在州

東南二百又東逕鄖西縣南鄖西在湖廣鄖陽府西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五十里又

南逕鄖縣南明成化十二年置鄖陽府治鄖縣舊志云漢江自城西遠城南寶蓋天馬諸山皆錯列漢

濱又東逕均州北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水去州四十里經所謂又東

為滄浪之水者也自均州以至漢陽皆名滄浪之水故曰是近楚都

葉少蘊云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

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

因地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沈水伏流至濟

而始見沈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沈故亦謂之沈水

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渭按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

各有所宜如澧沮既從自不可加水字澧水攸同無水字

則不成辭矣如澧必配水道渭何以云東會于澧乎弱黑

並配水漾單舉沈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也山

海經凡山水以二字為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經滄浪

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為地名而非水名乎

信如葉言則山海經曰嶠冢之山嶠冢亦是地名而非山

名矣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釋文澨市制反

傳曰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易氏曰漢水

自滄浪洲東南流三百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又三百二

十里至鄖州長壽縣又三百里至復州景陵縣又東至漢陽

縣大別山之東北入江渭按說文滋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

大別見導山

孔傳以三澨為水名不如說文之精確按詩汝墳傳曰汝

水名墳大防也箋以為汝水之側淮濱傳曰濱涯也箋以

為淮水大防毛鄭彼此五異正義遂謂濱從水墳從土故

其義有別而實不然爾雅釋土濱大防李巡曰謂厓岸狀

如墳墓名大防也康成注大司徒墳衍云水厓曰墳酈道

元以澨為水側之濱是知濱與墳字別而義同其互異者

乃所以互相備耳參以說文水邊即厓埤增之士即大防

防大故為人所止也左傳成十五年華元決睢澨睢即睢

水澨則其防也故曰決王逸注西澨云水涯杜預注漳澨

云水邊義皆與說文合然其地必有名川來入漢患其衝

激故大為之防以為水名猶可蔡傳直謂之澨水則大謬

不然矣

水經第四十卷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池之南

在郟縣之北

池今本作地為是然自酈元時已譌觀注云池流可見傳寅集解引此亦作池明地字乃

近世所改之南上恐有脫文

酈注云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

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

國等咸以為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

止也按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

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

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遠越益于蓬澨

今左傳本作遠澨蓋

以上有遠字而誤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

水際及邊地也今南陽清陽二縣之間清水之濱有南澨

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

關路唯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郢縣北池然

池流多矣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渭按左傳澨有五

雖澨宋地故酈注不引今就其所引者論之不知何者可

當禹貢三澨之目蔡傳以漳澨遠澨與漢水為三澨而句

澨雍澨其地皆有可攷却不敢韓汝節宗之以漢澨漳澨

遠澨為三澨以澨古無此名遠澨不知所在紛紛推測終

無定論所可知者三澨為漢水之三大防其地當有名川

來入漢上不越滄浪下不踰大別而已愚意三澨當在清

水入漢處一在襄

城北即大隄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

襄陽縣地在郢縣之北也言在竟陵者非是

即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孟康曰其北即襄陽

縣之東境是也史記索隱曰三澨地名在南郡郢縣北蓋

即水經所言今無地以應之按清水注云清水左右舊有

三澨所謂南澨北澨者水側之瀆此京相璠云在南陽清

陽之間者漢志南陽郡育陽縣與郢縣無涉若以為入漢

之水名則三澨不可為三澨又按水經沔水從襄陽縣東

屈西南清水從北來注之注云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

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清水所入也清水今名唐河在

襄陽縣東北及會白水一名濁水一又謂之唐白河而清

水之名遂晦其入漢處名三洲口三國時吳將朱然攻樊

司馬懿救之追至三洲口大獲而還又王泉屯新野習水軍于三洲謀伐吳水經即北之三澁豈即此三洲邪然洲澁不同水中可居者曰洲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曰澁以洲爲澁吾終不能無疑也

鄭劉皆言三澁在竟陵界故後世說三澁者多求之此地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澁水參音去聲蔡傳

曰三澁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澁水至復州景陵縣界又名漢水

韓汝節云漢楚駕反今按唐沔州有漢川縣杜佑曰漢音又宋避太宗嫌名改漢川曰漢川縣則漢與義同音可知廣韻漢魚肺切水名蔡傳作漢從俗也元和志云漢川水在漢川縣南二里漢陽府志云楊子港自景陵縣流逕漢川縣北又東入涓水即漢水也疑即三澁之一據左傳漳澁遠澁則爲水際未可曉也湖廣通志曰

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澁焉北爲滄浪

之水按山臨大江而所稱三澁者又在其東南與漢水絕無交涉通志大謬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爲一澁

即出磨石山者馬溪河爲一澁石家河爲一澁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謂之

三澁水蓋即索隱所稱三參水也

參去聲讀若纂蓋土音由漢轉而爲參也氏謂即三澁之一者專指司馬河而言

左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

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止之十一月庚辰陳于柏舉吳師大敗楚師子常奔鄭孔疏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也今按豫章

杜注云漢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師眾為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兩軍合戰則自大別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之事也小別當在大別之西孔說正相反今漢川縣東南有餽山即小別山元和志云小別山在漢川縣東南五十里唐漢川縣在今漢川縣北三十里故里數不同索隱曰大別山土人寰宇記云山形如餽土諺謂之餽山謂之餽山蓋承孔疏之二別相去一百二十餘里

水經注漢水自武當縣東北又東為很子潭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

廣十八丈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又東南逕縣城東武當山

一日太和山又東逕龍巢山下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員一里二百三十步又

東南逕涉都城東北故鄉名也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均水於縣入河謂之均口按涉都城

在今穀城縣界均水自南陽府浙川縣流逕均州至穀城入漢今故道已湮又東南逕鄧縣之

西南今光化縣北又東逕穀城縣南今穀城縣北又東南

逕陰縣故城西城在今光化縣東北又東逕關林山東關林一作開林在穀城縣

西北又南逕筑陽縣東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為彭水水出新城郡魏昌縣

界東南流逕筑陽故城南又東入于沔筑音又南逕高亭

山東又東為漆灘山都與筑陽分界于斯灘又東逕山都縣東北沔陽有固

城即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湖兵戎之交多自此濟今襄陽縣西北有山都故城又

東逕樂山北昔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每所登遊故名又東

逕隆中昔孔明舊宅北今襄陽縣西二十里隆中山是也又東逕襄陽縣北又東逕

方山北方山一名萬山元和志萬山一名漢皋山在襄陽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鄧縣分界處古諺曰襄陽無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西言其界促近又東合檀溪水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北注于沔

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即襄水也按今襄陽縣治即襄陽故

城謂之壘城在郡治之西唐書神龍元年漢水齧城張柬

之罷政事還襄州因壘為隄以遏湍怒自是郡置防禦禦守

隄使隄在縣東北樂府有大隄曲謂此也唐盧鈞宋葉衡

明聶賢徐學謨屢加修築又東逕平魯城南城魯宗之所築東對樊建

會沔水汎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按樊城在縣北三里舊

志云隄防至切者在襄樊二城間蓋城並峙中流如峽口

且唐鄧之水從白河南注橫截漢流又從縣東屈西南消

以故波濤激射城隄為害最切也

水從北來注之沔水入漢處名三洲口在襄陽縣東北詳見上文

亭在襄陽縣東南又逕峴山東羊祜鎮襄陽嘗登之山

蔡洲在峴山南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又東合洞口水出安昌縣大

之白水又西南注于沔按安昌本漢春陵縣後漢曰章陵魏更名安昌在今棗陽縣界

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今南漳縣東有中廬故城本春秋廬

戎國也又東南逕黎丘故城西建武四年朱祐自觀城圍秦

云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率道後改為宜城又南逕即縣東北

東臨漢江古諺曰即無東言東逼漢江其地短促也又南得木里水會

去城三里漢南郡太守王寵又鑿之引又南逕宜城縣東

蠻水灌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入沔又南逕宜城縣東

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夷水蠻水也桓温父名彝改曰

南流歷宜城西山又東南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又

谷水以灌城即是水也元和志漢水在宜城縣東九里

逕都縣故城南古都子國也秦以為縣又東敖水注之是

激又東逕石城西石城即今安陸府治漢水自宜城南流

權城北又東入沔按又東南與陽口合水上承江陵縣赤湖逕郢城南東北

荆門州東南有權城流謂之揚水又東北白湖水注之又東北得東赤湖水口

又東逕華容縣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于沔謂之揚口

按陽水即揚水漢志漳水東至江陵入又東得澹口其水承大

澹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渺若又東南

滄海故郭景純江賦云其傍則有朱澹丹灤是也

逕江夏雲杜縣中夏水從西來注之即堵口也為中夏水縣故邳亭禹貢所謂

雲土夢作又故縣取名焉有雲夢城在東北按通典復州

沔陽縣有漢雲杜縣故城在縣西北有夏水沔水今沔陽

州南長夏河即夏水也自監利縣流經州南四十里與潛

江縣分水又東北注于漢堵口今失其處蓋為水所湮也

漢水在州北一百里自潛江流入又東逕左桑昔周昭王與景陵分水又東入漢川縣界

中流而沒百姓佐王喪事于又東與力口合在今景陵縣東南又

此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

東南澗水入焉謂之澗口元和志安陸縣澗水故清發水也西北自隨縣流入注于沔今在漢陽縣

西又東逕沌陽縣北處沌水之陽也今漢陽縣西臨嶂山下有沌陽廢縣又東逕林

鄣故城北城在臨嶂山上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庾仲

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

豐縣南杜預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按地說

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

但今不知所是矣漢陽縣本漢沙羨縣地後漢末嘗為沙羨縣治東晉置沌陽縣齊廢隋改置漢

陽唐沔州治宋為漢陽軍江水在城東南漢水在城北三

里元和志漢陽縣漢水一名沔水西自汭川縣界流入漢

口在縣東亦曰夏口左傳謂之夏納章懷太子注後漢書

云漢水始欲出大江為夏口又為沔口實在江北孫權於

江南築城名為夏口而夏口之名移于江南沔水入江之

日止謂之沔口或謂漢口夏口之名遂與漢口對立分據

江之南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均州北又東南逕光化縣

北矣

西南光化在襄陽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水去縣十五里又東南逕穀城縣東北穀城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 又東南逕襄陽縣北 縣為襄陽府治

嘉靖間兩被漂溺皆以太隄廢損故也又云嘉靖四十五年漢水溢樊城城北舊有大隄城南面江一帶皆甃城盡

潰決議者謂樊城潰則襄城無患 又東南逕宜城縣東 宜

於疏塞不蚤樊城之富庶漸衰 又東南逕宜城縣東 宜

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 又南逕鍾祥縣西 鍾祥為安

門州東 荆門在府西九十里 又東南逕京山縣西南 京山

東一百五十里 又東逕潛江縣北 潛江在府南少東二百

景陵縣南 景陵在府東南二百 又東逕沔陽州北 沔陽在

折而東大小羣川咸匯焉勢盛流濁浸淫盪決為患無已

而潛江地居汙下遂為眾水之壑一望瀰漫無復涯際漢

水經其間重湖浩渺經流支川不可辨也蓋漢水為湖北

之害而襄郢二州為甚潛江又承襄郢之委流當漢江曲

折迴合之處瀦為大澤勢不能免矣而景陵沔陽又潛江

之委流也今沔陽四境唯湖陂連亘幾數百里皆為漢水

所匯蓋漢水性曲往往十里九彎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

漢郢沔之間波流迴盪自必瀦為藪澤小民見填淤之利

復從而隄防之為民牧者又不講于節宣之宜疏濬之理

歲月之間苟幸無事大水時至則委之洪濤中耳童承叙

曰漢水至濁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

區因成沃壤民漸芟剔墾為阡陌又因其地之高下修隄

防以障之大者廣輪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日院其不

可隄者悉棄為菘蕪昔時院必有長統丁夫主修葺其後

法久弊滋修不以時院愈多水愈迫客堤愈高主堤愈卑

故水至不得寬緩湍怒迅激勢必衝齧主堤 又東逕漢陽

先受其害客堤隨之泛濫洶湧悉為巨浸矣 又東逕漢陽

縣北 縣為漢陽府治 又東至大別山折而南是為漢口經

東所謂過三澁至大別南入于江者也 隄防考云舊時漢水

東北折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

日襄河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

下郭師口土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故道

遂淤今魚利略存不通舟楫俗呼為襄河以上流自襄陽

來也按漢水本東行觸大別之陂而南回入江今則自郭

師口以上決而東逕大別山後入江非復古之夏汭矣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漢志云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云沮水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行四千里蓋曲莫如漢故其所行有若是之遠也

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傳曰匯廻也以東廻為彭蠡大澤朱子曰彭蠡之為澤實在

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瀦以為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

見九江程氏曰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為入水力稍彭蠡辨相參配則為會而匯之為義唯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衝蕩

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併為一者不同也傅氏曰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中

北遏南而南相與廻旋而為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有澤之因故歸之于漢曰東匯澤為彭蠡而于江亦曰會于

匯也黃氏潤玉曰敘江漢皆言東者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

曲折所向為文也吳氏曰漢既入江與江混為一水而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為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

可亞于江兩相匹配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

漢水江固為江漢亦為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為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為瀆也三瀆皆自為一瀆惟江與漢共為一

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二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

無它水入之然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併小而專為瀆  
江漢體勢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  
浪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同為瀆也若漢不  
為瀆則東為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洛之後  
矣渭按彭蠡三江見揚州漢既入江所行與江同道故於導  
江下釋之謂彭蠡水入大江之  
東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下傳又  
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是以北江中江南江為三江也今按  
禹貢三江只是一江而昔之言三江者不一漢志毗陵之  
北江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皆曰揚州川蓋主職方而  
此為言然周之三江與古之三江豈容有二羣言淆亂班固

禰採入志耳吳越春秋所謂三江之口者酈元言雖稱相  
亂不與職方同可以正班固之失夫職方之三江即禹貢  
之三江也既不與職方同則亦與禹貢異而蔡傳專主庾  
仲初之三江不已謬乎諸言北江者皆謂由毗陵縣北入  
海此即蒯氏道下所謂東南至江都入海者也安國傳乃  
言江入彭蠡分為三入震澤自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則  
北江直是松江吾不知其為何說矣總之大江與震澤本  
不相通說者據後世溝通江湖之遺跡命之曰中江南江  
而以大江為北江與此二水者並列而為三班固不察遂  
以為職方之三江而禹貢之三江亦從此訛矣郭璞以岷  
江松江浙江為三江視班固差長然異源各派即與導漾

導江之義有礙求合于禹貢舍康成子瞻無可從者矣  
王耕野云先儒有九江彭蠡辯其辯九江則是而辯彭蠡  
則非彭蠡乃今之鄱陽湖其源固有豫章諸江而其爲澤  
則固江漢之所匯者也今春月江水暴漲則匯而入湖蓋  
江流浩渺而其下東以小孤山水道狹甚其勢不得不逆  
流而入此澤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之安仁  
者問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迅速猶隨潮而上者也故江  
水之匯眾所共知今乃疑之顧弗深考耳且謂漢自大別  
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爲漢水邪亦  
可謂膠固之甚者矣夫單叙漢水源流則其勢不得不以  
漢水爲主但既云南入江則東匯澤爲彭蠡卽江漢共匯  
可知矣不成曰南入于江東與江共匯澤爲彭蠡然後爲  
明白邪又謂彭蠡在大江之南當曰南匯不當曰東匯匯  
既在南則當曰北爲北江不當曰東爲北江其論南北反  
戾幾爲可笑蓋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而東流入海獨漢  
水到大別入江則折而南流與江相合仍東流而匯爲彭  
蠡又東流爲北江以入海其東西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  
主一江南北而言也今若欲改云南匯彭蠡則是南流入  
江之後又南匯彭蠡則漢水當逆流向洞庭矣匯澤之後  
不云東爲北江而云北爲北江則漢水又當決破安慶橫  
入淮河矣

朱子之爲辯也其說甚長大指謂彭蠡有源三江不分而

皇清經解卷四十一上終  
已然東匯澤爲彭蠡元非謂彭蠡無源全賴江漢之水南  
注以成其澤也讀者以辭害義而疑經爲誤朱子云爲江  
水所遏因却而自豬正合經意蔡傳併此數語刪之而經  
文真成紕繆矣揚州之三江主合不主分導水雖有北江  
中江之目亦就嶓漢言之則爲北江就岷江言之則爲中  
江云爾非劃然分爲二派也故三江不分亦無害於經至  
若味別洲別之論不足詳辯南匯北爲之說未免過求夾  
深衍十三字斷不可從而三苗負固官屬不敢深入尤爲  
臆語故雖以紫陽之明訓而學者疑焉終不能怡然理順  
也蔡氏巢湖一段朱子所無謂官屬錯比彭蠡於巢湖則  
又莫須有之獄矣

皇清經解卷四十一上終

南海桂文烜順德馮佐勛新校

嘉應張嘉洪舊校

胡明經馬貢錐指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角卷四十一

南朝書文

高麗書

皇清經角



